

古人写诗晒娃

古代诗人们都写过晒娃的诗。看这些诗,就像如今课外班上侍候的妈妈们在互相攀比。只不过攀比内容有些不同,当年诗人们的攀比,要务虚一些,无非是天资高低,学识长短。

陶渊明是其中最老实最没有虚荣心的一个,你看看他的晒娃诗写得有多惨:

白发被两鬓,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儿,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,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,而不爱文术。雍端年十三,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,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,且进杯中物。

这首诗写于陶渊明40多岁的时候,他自称头发都白了,皮肤也松弛了。显然营养没跟上,40多岁就老成这样。这个岁数,人生的希望似乎只能在孩子们身上。然而五个儿子,一个比一个不争气。

陶渊明这么老实,把自己的

软肋都露出来,别人可没对他客气,几百年后的李商隐,就没有放过这个攀比的机会。

李商隐的诗里介绍:袁师我骄儿,美秀乃无匹。文葆未周晬,固已知六七。四岁知名姓,眼不视梨栗。……芭蕉斜卷笺,辛夷低过笔。爷昔好读书,恳苦自著述。憔悴欲四十,无肉畏蚤虱。儿慎勿学爷,读书求甲乙。……当为万户侯,勿守一经帙。

全诗无非是在详细地描述李袁师何等优秀。暂忽略他对儿子袁师长篇累牍的赞美,我们只看前面几句:“文葆未周晬,固已知六七。四岁知名姓,眼不视梨栗。”是不是非常眼熟?

前有陶渊明谴责自己的儿子不识数,只知觅梨栗,李商隐这就说了,我儿子才四岁,数学已经比你那个十三岁的儿子还好,更比你九岁的儿子强,他眼睛都不朝

那些庸常食物去看一眼。

李商隐这种晒娃态度,放在今天也很典型。好似我说,我儿子太懒了,每天在家里打电子游戏,他说,哎呀,我儿子自觉练英语练得停不下来。

再说另一个晒娃高手,杜甫。杜甫晒娃的方式可谓不卑不亢,既没有李商隐的得意忘形,也没有陶渊明的妄自菲薄。

杜甫有两个儿子,老大宗文,老二宗武,杜甫明显偏心更聪慧的老二。他曾写诗:骥子好男儿,前年学语时。问知人客姓,诵得老夫诗。骥子就是指宗武。

对这样的好苗苗,他的期望也很隆重:“熟精文选理,休觅彩衣轻”(《宗武生日》);“应须饱经术,已似爱文章”(《又示宗武》)。而对宗文,全然没有这样的期待,起码在诗句里没有这样的反映。我们读过杜甫一些说到家庭娱乐的诗,比如说儿子钓鱼之类,也许,那个娱乐状态的儿子,指的就是宗文吧。 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

刘弘拒封女婿

提起荆州太守,人知刘表、刘备,少知刘弘。刘弘是晋惠帝时统领荆州诸郡的,当时荆州十郡官员空缺很多。刘弘上书补缺,皇帝同意,刘弘便“叙功铨德,随才补授,甚为论者所称”。他在上表惠帝的书中,对重要人事的任免,分别说出详尽的理由,论功行赏,以才配位,并用“知善速福”一语鞭策警示。

朝廷觉得襄阳太守一职太重要,否决了他提出的人选,命刘弘女婿从东平太守转位到襄阳。这是皇帝的主张,再说女婿的资望是能胜任的。但刘弘不同意,他上书皇上说,因为是自己的女婿,不宜上下为官。如果因为嫡亲才可用,荆州十郡,那我不是要有十个女婿吗?还是建议用原来

的人选,皇上只好答应了。

刘弘传还记载,刘弘夜里巡查,看到城墙上一个年过六十的老兵衣衫单薄,唉声叹气,便送给老兵皮袍衣帽,并安排更轻些的差事;旧制规定有两处山泽禁止百姓捕鱼,他上疏恳求解禁;军中原分等级配酒,他宣布改革,从他本人到士兵,一律喝一样的酒。

著名的陶侃当时正是刘弘的部下,常常被人告黑状,刘弘并不信谣言,对陶侃予以信任。陶侃出征前,为避嫌疑,将孩子送到刘弘处为人质。刘弘说,你父母年迈,正需要孩子照顾,你送到这干什么?匹夫之交都不相负,何况你这样堂堂大丈夫呢?

据《学习时报》

冼星海边吃白糖边写《黄河大合唱》

20世纪的中国合唱作品,没有一部能和《黄河大合唱》(光未然作词,冼星海作曲)相提并论。它对危难时局的写照,对民族精神的鼓舞,以及它所具有的艺术水准,至今无人超越。

这首曲子是冼星海在延安一个小窑洞(鲁艺旧址)里写成的。条件简陋,冼星海只能在土炕上架起一张小书桌。当时的延安连纸张都稀缺,更别说谱纸了。冼星海只好让妻子帮忙在普通的纸上划好格子。冼星海习惯于边吃糖边创作,但在物质匮乏的延安,哪里有糖果可买。还是光未然了解他,想办法给他买了两斤白糖。就这样,作曲家写几句,吃一口白糖,那些让他激动不已的旋律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涌出来。

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女士后来回忆说,早春的延安夜里非常冷,他们用一小盆炭火取暖都嫌不够。延安的木炭也不充足,后半夜



冼星海一家1940年在延安

炭火一熄,窑洞里慢慢就冷下来。看到冼星海创作辛苦,钱韵玲就煮一点红枣给他吃。只用了6天时间,《黄河大合唱》连总谱带合唱就完成了。1939年4月13日,于陕北北大礼堂公开首演,5月11日再由冼星海指挥鲁迅演出队演出。冼星海在当天日记中写道:“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。”

据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李鸿章带活鸡出访法国

1896年7月13日,巴黎迎来了不多见的酷暑,国庆庆典的喜庆气氛遍布全城。恰逢此时,李鸿章率领着浩大的清廷代表团抵达巴黎北站。

李鸿章率领着包含随从、亲属、厨师、医生等人员的庞大代表团,浩浩荡荡地抵达工业化加速腾飞象征的巴黎北站。随后若千天,李鸿章乘坐马车途经拉法耶特街,在大饭店下榻,完成重要会见。出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国庆庆典,登上巴黎的象征——埃菲尔铁塔,他也参观了博物馆、美术馆。

73岁的李鸿章从巴黎北站下车,在场的人被他的高大震慑。由于当时的报纸都说他有两米高,时至今日,关于当年的传说也常常会附上“李鸿章身高两米”的字眼来吸引眼球。7月20日,他登上了当时发行量超百万、法国第一大报《法国画报》的头版,是该报1944年停刊之前,除了欧洲的君主们以外以个人肖像,尤其是东方人的个人肖像作为封面的唯一一次。

在李鸿章下榻大饭店前两天,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提前几天过来“踩点”。法方为代表团预订了2个饭厅、6间沙龙、30余间卧房。在李鸿章及其代表团抵达法国的十天前,法国国会针对接待事宜,着实争论了一阵子,最后确定采用高规格,并拨出专款。然而,当时有媒体对这样的高规格表示质疑,认为浪费上百万民脂民膏用于接待,是对纳税人的亵渎。法国政府最终只得在媒体上公布了接待细账,总价不超过8万法郎。

现在存留的档案记录的主要内容是李鸿章一行人自己做饭吃。与李鸿章一起到达巴黎的还有柳条编的笼子里的活鸡(为了有新鲜鸡蛋吃)。停留巴黎期间,不管法方习惯怎样,李鸿章自带的厨师们每日凌晨3点就开始起床做饭。

饮食习惯、社交礼仪等“冲突”或差异虽然无法提升到宏大叙事的层面。但这些“冲突”或差异以花边新闻一般的存在,也是历史的另一幅面孔。 据《解放日报》

名人小事

东方朔：巧对汉武帝刁难

西汉的东方朔学识渊博,谈吐幽默,算得上相声界的“祖师爷”。他号“曼倩”,因此曾有人称相声为“曼倩艺术”。

有一次,东方朔跟随汉武帝到上林苑游玩,见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。汉武帝问他是什么树,东方朔顺口说树叫“善哉”。汉武帝暗中派人削掉树的枝干,并在树身上做了记号。两年后君臣二人又路过此树,汉武帝故意问东方朔:“这棵树叫什么名字?”东方朔又顺口说叫“瞿所”。汉武帝沉下脸说:“同一棵树过了两年,怎么名儿就不一样了?你竟敢欺骗我!”东方朔沉着回答:“小马叫‘驹’,大了才叫‘马’;小鸡叫‘雏’,大了才叫‘鸡’;小牛叫‘犊’,大了才叫‘牛’;人生下来叫‘儿’,老了才叫‘老头’;这棵树也是一样啊!”汉武帝听后十分高兴。

阮籍：魏晋时期的“愤青”

三国魏晋时期的阮籍,擅长写讽刺性的文字,号称那个时代的头号“愤青”。他平时不太爱说话,但是一开口就是具有讽刺性的“冷幽默”。

据说在朝廷举行的一次宴会上,担任闲职的阮籍也去混吃混喝,遇到司法官员报案,说有人杀死了自己的母亲。阮籍在一旁插话道:“嘻!杀死老子还可以,怎么可以杀亲娘呢?”众人听了这话,都惊呆了。司马昭马上指责他说:“杀父也是不赦之罪,怎么能说可以呢?”阮籍很从容地辩解道:“禽兽知道母亲,却从不知道父亲,杀死父亲的人如同禽兽,而杀死母亲的人,连禽兽也不如。”在场的人听了全部无语。 据《思维与智慧》



阮籍

白居易为酒店改对联

传说,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被贬到忠州做刺史时,由于心情苦闷,常到忠州城东苏家酒店饮名酒“透瓶香”。吃过这“透瓶香”,酒力要过半日才发作,客人往往因此醉得不省人事。为了防止客人醉倒,苏老板从来只用装一两酒的杯子卖酒。店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:杯中酒常满;店里客常新。横批:透瓶香。

却说白居易初来苏家酒店买醉时,见人挤得满满的,便唤掌柜的打半斤好酒。苏掌柜一听吓了一跳,嘴里嘟囔道:“客官,只打一两,多了不卖!客官初次光临小店,不知这酒厉害,只一两便醉倒人!”

白居易连忙掏出一锭十两的纹银,说:“掌柜的不必多言,酒只管打来,今儿我要一醉方休!”可是,苏掌柜开酒店,自有他的原则和底线,对酒客负责,就是不肯多卖,好说歹说才打了二两。白居易一饮而尽,只觉得肚内一股热气带着浓郁的醇香从喉咙冲出,甜丝丝的,好不痛快!他兴犹未尽,还想喝酒,便朦朦胧胧提笔蘸墨,写了

一副对联:杯中酒不满;店里客不依。横批:如何是好。

不料,后来白居易的这副对联,竟给苏家酒店带来麻烦,致其生意每况愈下,一落千丈,险些关门大吉。

这事又传到了白居易的耳朵里,他不由得大吃一惊。心想,我只因为抱怨掌柜的不肯多卖酒给我,一时随便题写的对联,竟误了酒店的生意,把个酒客满座、红红火火的名店搞得冷冷清清,门可罗雀,濒临关张,这怎么成?

这天晚上,白居易辗转反侧,彻夜难眠。想了一夜,他想出了一个帮助苏家酒店起死回生的办法。

第二天一早,他带了几个衙役来到酒店,向苏掌柜赔礼道歉后,将他先前题撰的那副对联改了一遍,改为:杯中酒不满,哪能过瘾?店里客不依,一醉方休!大诗人、刺史大人白居易为苏家酒店题联留墨宝的消息不胫而走,很快传遍了整个忠州城,一时慕名来苏家酒店赏联饮酒的人络绎不绝。从此,苏家酒店的生意又兴隆起来。 据《思维与智慧》

才女诗文“救”婚姻

古代有“诗教”说法。《礼记·经解》引孔子曰:“入其国,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,温柔敦厚,《诗》教也。”意思说,经过《诗经》的学习与教育,对完美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。而古代才女们借助一首首“字字珠玑、情深意切”的诗词表达对爱情的忠贞,对抗封建社会中不道德的婚姻伦理。

东晋才女苏蕙以回文诗锦绣《璇玑图》,又堪称一绝。《晋书·列传》第六十六章说,窦滔妻苏氏,名蕙,字若兰,善写文章。“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,被徙流沙,苏氏思之,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。宛转循环以读之,词甚凄婉,凡八百四十字,文多不录。”

但野史说,窦滔流放时,另寻新欢。苏蕙得知,将千百

首情诗浓缩于840字,并花了数月,在一块八寸见方的手帕上,以回文诗锦绣《璇玑图》,送给夫君。窦滔纵读、横读、斜读、正读、反读……均可成诗,且字字情、句句意,尤其是“本要与夫同去,公婆年迈身靠谁”感动得窦滔“潸然泪下”,最终夫妻重归于好。

唐《云溪友议》也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:濠梁(今安徽凤阳)人南楚材,长时间在陈颖(今河南许昌一带)游学,结果因长得帅,学问好被一高官看中,准备招他为婿。已有妻室的南楚材,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,派遣家仆回去取“琴书等”,并转告妻子“他求道青城,访僧衡岳”,不学点真本事绝不回家。
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